

郭注莊子

六

服部文庫

イ 17

2043

6



117
2043
6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郭象注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所好不同、悉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有之也。

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

行之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憺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平易則恬憺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憺、交相成也。

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混然與正理俱往。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憺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齏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

得已而後起在理而起吾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

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累生於逆物無人

非與人同者無鬼責同於自得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况然無所借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疲虛無恬

惓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惓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無不可變也

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

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常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

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

况敢輕用其神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

天下、躡於地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

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所育無方

其名為同

帝

同天帝之不為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

一

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精者物之

也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

人貴精

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故素也者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苟以不虧

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借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

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求者、愈非其道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

思以求明、思之愈遠、愈精、失之愈遠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

而恬然自得也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而非為、則無害於

養生
上有知
字

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

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

而仁迹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

物親忠也由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

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

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

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

之迹故致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斯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濛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

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

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博文

者心質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

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

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

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興哉，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

無迹，反在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

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

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游於坦途德固不

小識鬼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

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而自若

寄之在內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在身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

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眡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爲乎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揆而不跂、揆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扼悶、短故爲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也。然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道

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

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可驚，死生之化若一。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

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人

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

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

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

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

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

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計四海之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中國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踰。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

之定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

埤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

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未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無害而不自多

其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非由賤之故

貨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

事焉

不借人

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是而

不賤貪汙

理自無欲

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

任理而自殊

為在從

衆從衆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正直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

名歸物矣故不聞

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

已

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以足也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是
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
餘以稱小，則天地稀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
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

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
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
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
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
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
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慈甚，天下失業，而
情性瀾漫矣，故其

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

不然，物皆相非，
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
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
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

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

應人而
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議之迹也，尋
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由此觀之，爭議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驎驪，一日

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

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

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

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大均、忒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術。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

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

之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

在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踈而承翼哉

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無成

常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為不

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且而四

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

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至德者、火弗能熱、

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

意無不適、故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

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

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德在

乎天、天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天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天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避躡躡而屈伸

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者有斯變也天人之道全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

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故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

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無以故

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

也過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蛇蛇憐

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

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

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

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

指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

無動而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逍遙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泰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
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焉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孔子遊
 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
 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剛、當、故寄之求諱、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

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

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無幾

遠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
 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人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跣、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

蓬蒿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遊於小非

然樂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
 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
以小爲大故自失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蚺馳河也、必不
 勝任矣、
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闕天

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

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

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

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合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

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

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若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忘歡而後

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今奚為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

故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也

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鏗鎗

為樂、美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善為譽、我無為而在天下之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幾有、百姓足則吾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皆自出耳、未有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

而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至矣、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樂、已達而止、斯所以壽支離叔與滑介叔

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
 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
 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
 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
 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餓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疏本諸
作視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瞑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
 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
 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
 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東之齊、孔子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翫，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

食於道、從見百歲鵠、攫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為蠶、得水

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

鴝、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軌生乎九

散、替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